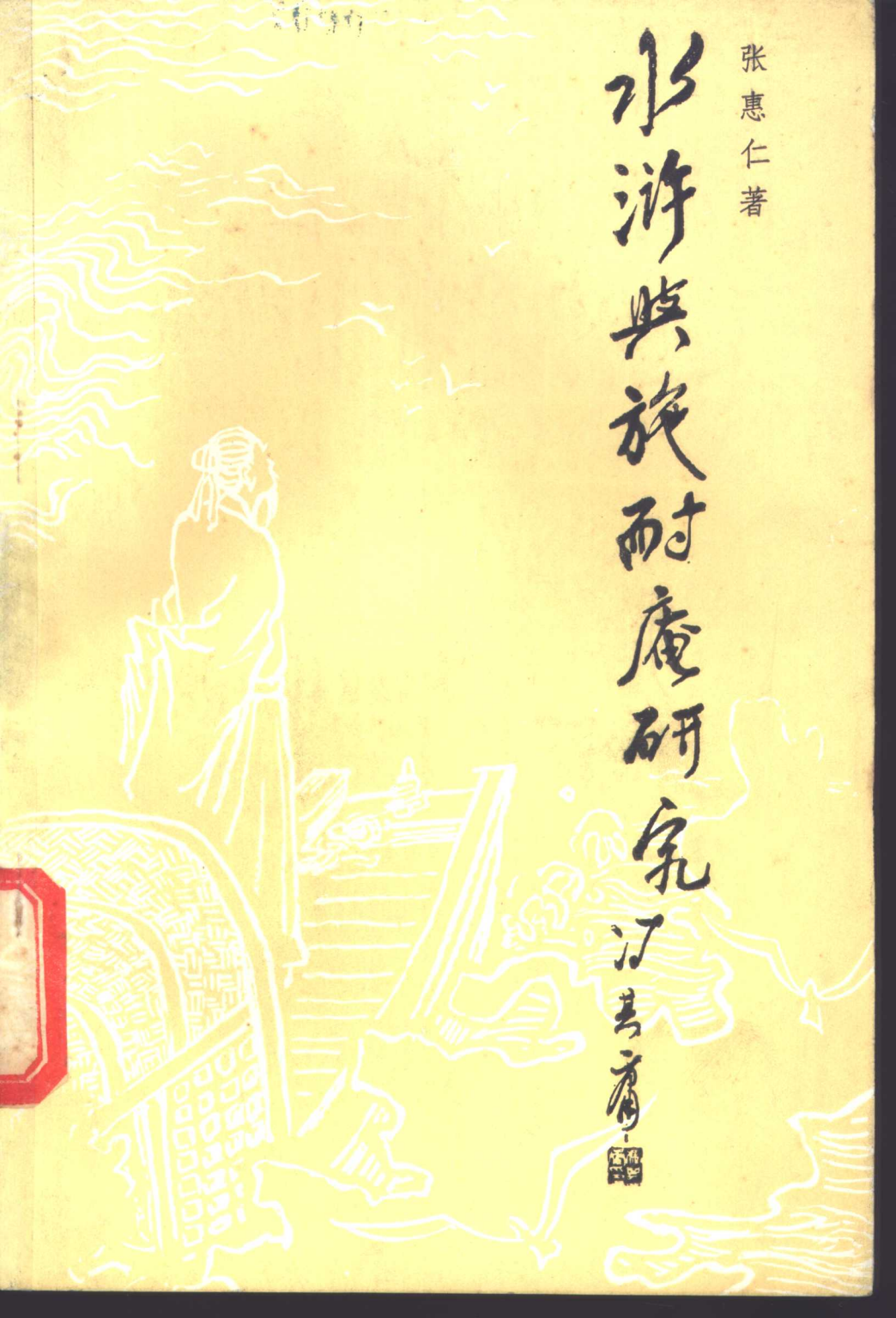


张惠仁 著

水浒英雄耐庵研究

丁丑年春



水 浒 与 施 耐 庵 研 究

张惠仁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就《水浒》研究中至今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涉及成书过程、作者、版本、金圣叹“腰斩水浒”、“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作品的客观效果等等问题,指出“水浒评论”的众说纷纭来源于成书过程的复杂性和版本的多样性;总结水浒评论的经验教训,并着重就解放后流传最广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的“七十一回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了简明通俗的评析,下篇就“施耐庵之谜”作了探索,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何心、戴不凡、聂绀弩等否定《施耐庵墓志》的真实性及所谓“施耐庵连个影子也没有”的种种理由,从而也否定了胡适、鲁迅等人所谓施耐庵是“乌有先生”是公一流人物”、“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的论点,论证《水浒》作者(第一个“集撰”者)施耐庵就是生活于元末明初的、参加过张士诚起义的现今江苏兴化、大丰一带施族祖先施彦端。他的《水浒》原本名为《江湖豪客传》。

· 水浒与施耐庵研究

· 张惠仁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高能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76千字

1988年5月第一版 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0册

ISBN7-5634-0092-3/I·8 定价:3.00元

揮破天羅歸水滸
披開地網上梁山

祝張惠仁著

水滸與施耐庵研究出版

子毅



乙未年
四月

题《水浒传》与施耐庵研究

水浒纷纭事耐庵究是誰
文山洞穴曲学海波所危
商榷攻人错争鸣勇自绝
有朝真理見吾与众同归

张惠仁



戊辰龙年春日
于京华悟性斋

《水浒与施耐庵研究》序

冯 其 庸

《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古人早已把它列入了“四大奇书”之中。奇就奇在封建时代的文人，居然能予公开地歌颂造反，把反对封建统治的人物写成英雄，把英雄们聚义的水泊梁山写成是一个光明的、充满着正义的理想福地，把封建官僚和封建皇帝以及他们所统治的天下写成是一个黑暗世界，官僚和皇帝则是这个黑暗世界里的魔鬼。可以说，《水浒传》之在封建社会的出现，犹如在黑夜里忽然升起了一颗横亘天际的慧星，它的强烈的光芒眩人眼目！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长期以来，一直被禁止、被歪曲。所以对《水浒》的研究，至今仍是一项严重的和艰巨的任务。

可以说，凡是伟大的作品，它决不可能是内容十分单一的，所以，长期以来对《水浒》的研究，也存在着许多分歧，甚至存在着完全相对立的意见。无论是在《水浒》的思想内容、《水浒》的人物评论、《水浒》的作者、《水浒》的版本等等的问题上，都存在着许多争论，这种情况，与《红楼梦》有着十分相似之处。

就《水浒》的思想内容来说，那种片面地只截取《水浒》的局部情节而全部否定《水浒》，认为《水浒》是宣扬投降主义、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等等的说法，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水浒》可以说是农民起义的全过程的全方面而忠实的反映，在中国文学史上，还只有这样一部声势浩大，气势磅礴，有如历史画卷一样地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它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积极影响和对中国农民起义运动的积极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就宋江这个人物来说，他对《水浒》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他是《水浒》英雄群像中具有独特光彩的一个。一部《水浒》如果没有宋江这个形象，是不可思议的，《水浒》前半部的如火如荼的斗争和风起云涌的发展，是与宋江这个形象密不可分的。宋江在后半部接受招安，是这个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是他逐步走向消极的部分，无论从思想上或艺术上来说，都失去了前半部分的光彩。我认为评价这个艺术形象，必须顾及全面，既不能以前半部分来掩盖后半部分，又不能用后半部分来抹煞前半部分，如果把前后的宋江完整地来分析，他恰好是反映了农民起义从起事到胜利再到失败的全过程，后来的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运动，尽管其时代已比《水浒》里宋江的时代前进了五个多世纪了，尽管它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但最后仍然走向了失败。所以无论从历史的观点或从美学的观点来看，《水浒》及其主人公宋江，恰好是在客观上，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民起义的全过程，是一曲农民起义的伟大颂歌和沉痛挽歌。

在研究《水浒》人物的时候，与研究中国其他传统小说如《红楼梦》《金瓶梅》《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等一样，我认为都不应该忽视我们民族特性的影响，历史的影响，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包括传统道德力量的影响等等。任何伟大作品里的成功的艺术形象，它都是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精华的凝结，他们当然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所以，我认为宋江这个艺术形象，就其内涵来说，它是中国思想传统、文化传统、历史传统的成功的综合和升华；同样，《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林黛玉、薛

宝钗等等艺术形象，也是它的时代的思想、文化、历史传统的精华的孕育和凝结，它并不仅仅是作者的艺术技巧的产物。

当前《水浒》争论问题的热点之一，是《水浒》的作者问题。有的同志对施耐庵作《水浒》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本来就是一个老问题，古人早已提及过，只不过不如现在这样的详论精证而已。由于施耐庵作《水浒》问题的讨论，因此，也就涉及到过去发现的大丰《施氏家谱》是否是施耐庵的家谱的问题。

前数年，我曾到盐城、大丰去考察过，看过原件和其他一些出土文物，对此，我一向持保守的或者说是谨慎的态度。这部家谱当然不存在真伪问题，问题只在于是否是施耐庵的家谱，与作《水浒》的施耐庵是否有关？谱上旁加的“字耐庵”三字是否可靠？我认为仅仅因为是旁加就否定这三个字的历史可靠性，是稍嫌有点鲁莽的，尽可以从容讨论、从长计议，不必匆忙地去作证据不足的否定。我认为“施耐庵”三个字，是金子制成的，在我国的文学史上一直放射着强烈的光芒，它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犯不着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自己摘掉这个伟大的名字。

这些年来，台湾有人否认曹雪芹实有其人，认为是虚构的；也有数位日本学者和国内少数几位学者，否认屈原其人或否认屈原作《离骚》，以上两种见解似乎颇为新鲜。然而这是无济于事的，要从历史上抹掉曹雪芹，抹掉屈原，就像要把天上的太阳和月亮摘掉一样，胆子是可谓大点，无奈他们的手毕竟太短，实在够不上。何况历史是无情的，不仅是乾隆一代有关曹雪芹的资料会出来驳斥他们，就连沉睡了二千年的古墓中的竹简也会及时地跑出来说话，证明那些新奇的怀疑论并不值得当真而已！

无端造作假古墓借以唬人、捉弄人和讹诈人，固然可厌；但轻易地要把真的说成假的，要抹去我们民族历史上的光芒，那也是对对我们民族的罪过。

张惠仁同志研究《水浒》多年，他的第一篇研究《水浒》的

文章我就读过，后来他陆续写的一些论文，我也大都读过，尤其是他研究《施氏家谱》及其他有关施耐庵的文物史料的文章，我更注意读了。我感到他读书治学，都很认真，对问题肯于穷追不舍，而行文也较朴实，无哗众取宠之嫌，有实事求是之心，我相信这样的治学，是可以有所得的。语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①读书和作文，首先要自己能“放心”，然后才能让读者也“放心”。现在有一些文章，读后让你无法“放心”，因为不知道他的根据何在？不知道他引用的材料是否可靠，是否符合原意？

读张惠仁同志的文章，我似乎觉得有一种“放心”之感！

一九八八年三月廿九日晚于京华宽堂

^①《孟子·告子上》，此处借用其语，非《孟子》本意。

读张君惠仁论施耐庵及其居里书

常 征

我的启蒙塾师虽系晚清贡生，而思想极开明，废四书而课我《幼学琼林》、《论说精华》、《致小读者》、《九章算法》之类，间亦为讲声光电化、中外史地，且常持“开卷有益”之旨，勉我辈学子多闻益智。故我得于课读之外，合法地读所谓“杂书”。唐宋诗词、明清笔记、农艺历数以至演述善恶报应的《玉历至宝钞》等等，只要借得到的和乡间庙会上买得到的，靡所不读。而特别喜读的是章回体小说，尤其是情节跌宕的《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读至兴浓，废寝忘食。

我所读的《水浒传》，是当时通行的金圣叹批注并作叙的七十回本，因此得知撰人为“东都施耐庵”。东都何地，老师亦无确解，施耐庵三字则从此镂刻于心。由于书用“鸟皇帝”、“鸟知府”之鸟字甚多，而《康熙字典》（老师指定的一部主要工具书）引《广韵》、《正韵》、《韵会》等韵书皆作“丁了切”，而《史记》、《汉书》中的“鸟夷”，《禹贡》又作“岛邑”，是知为山东客骂人之“屌”字通假，我便形成了这么一种印象：作者施耐庵应当是齐鲁或青徐人氏。

稍长，抗日战争爆发，我参加了当地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这也是受《水浒传》的影响），随后转入八路军。因为

稍通书史得作文学新闻工作，又去华北联合大学文学院进修，听到了若干关于《水浒传》的新说。关于其作者，老师引谢无量先生《罗贯中与马致远》一书言，非施耐庵而为罗贯中。说是罗除著有《三国志演义》、《隋唐演义》、《说唐传》、《平妖传》、《粉妆楼》诸小说及《宋太祖龙虎风云会》杂剧之外，还撰写了《水浒传》。因为他是著名的小说家，故后人作《南北史演义》、《禅真逸史》（演隋事），也冒名自重，曰“据罗公属本”。此说而外，老师又举一说。说是明武定侯郭勋，为彰其先祖郭英佐朱元璋拓定天下之功，命幕中文士造《大明英烈传》一书。好事者幕士又取坊间梁山好汉话本编集而润色之，成为《水浒传》。两说新则固新，无如我已有关于施耐庵的印象，先入为主，疑窦难消，故一直取王世贞题《聊斋志异》的态度：对上述两说“姑妄言之姑听之”。总想有机会作点考察，以明究竟。

解放之初，到了北京。我先查了一下《明史》。《明史·郭英传》载：

“郭英，……（洪武）十七年论平云南功，封武定侯。……子十二人，镇，尚永嘉公主；铭，辽府典宝……女孙为仁宗（洪熙）贵妃，铭出也，以故，铭子瑄得嗣侯。英宗（正统）初，永嘉公主乞以其子珍嗣侯，珍，英嫡孙也。……瑄卒，子聪与珍争嗣，遂并停袭。……天顺元年，珍子昌以诏恩得袭，……昌卒，子良当嗣……（而聪争之），复停袭。……既而郭氏宗人共乞择英孙一人嗣爵，廷臣皆言良……宜嗣位，诏可。正德初卒，子勋嗣。

勋策黠有智数，颇涉书史。正德中镇两广，入掌三千。世宗（嘉靖）初，掌团营。……勋恃宠骄恣，大学士杨一清恶之，因其昧请事觉，罢营务，夺保傅官阶。一清罢，仍总五军营，董四郊兴造。……勋京师店舍多至十余区，……言官劾其作威植党，尽发勋奸利事，（廿年九月）下勋锦衣卫。……帝意欲宽勋，……而廷臣恶勋甚……终莫为勋请。其冬，勋死狱中……。”

“自明兴以来，勋臣不与政事，惟勋以沐恩宠擅朝权，卒为奸愚所败”。

如此看来，郭勋是郭英四世孙。他既然“桀黠有智数”，而又“颇涉书史”，是想得出用小说张扬祖上功业以巩固其家族政治地位这种招数的，言《大明英烈传》出自他的主意，是可信的。而说他指使幕士撰写《水浒传》则不合理。一则他是高级封建贵族，不可能同情“官逼民反”，二则他在朝树敌甚多，也不敢传扬江湖好汉以授人柄。不过，他确实与《水浒传》一书的传播有关，如明人沈德符《野获编》云：

“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今新安所刻水浒传旧本，即其家所传”。

这说明，郭勋仅是传刻原有的《水浒传》而已，与创制《水浒传》无涉。上面不是说宣扬江湖好汉及“官逼民反”足以招祸么，为什么他还传刻此书呢？那是因为郭氏幕客用了一种化罪为功的办法，就是加进了后三十回，把对朝廷造反的梁山好汉，变成了受招安、平四寇、为朝廷效力的顺臣。这可见于周亮工《书影》的记载。《书影》说：

“故老传闻，罗氏水浒传一百回，各以致语冠其首。嘉靖时，郭武定曾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

我很怀疑郭氏幕府传刻《水浒传》之前已有一百回本说，很可能这一百回本的后三十回是其幕客所编写。这可从《书影》所说郭氏“削其致语”事中窥见一点消息。致语，明代说书艺人也称之为滩头，如明人笔记说“水浒传滩头甚可听，郭氏传本删去”是。滩头或曰致语，是艺人售艺的一种手段，也是他们避忌的一种诡道。这东西什么样子，胡适《水浒传》引日本藏明刻百二十回本发凡说：

“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

灯花婆婆故事尚可见于《平妖传》。艺人们开讲《水浒传》

本书每回之前，先讲一段神仙鬼怪花邪狐妖之类故事，一则可吸引并稳住听客，二则用此狐言鬼语掩盖本书以免时忌，其用意，与曹雪芹演述《红楼梦》先写一大段女娲补天、青埂顽石、仙草神瑛等“荒唐言”一样。郭家幕士删去《水浒传》原有的致语（很可能这种致语只在前七十余回才有），自是求其文字乾净，而其所以敢废弃这捞什子，便是因为梁山好汉既已为朝廷所用，为朝廷驱除，已用不着这遮头盖脸的东西。

说《水浒传》一书撰人为罗贯中，不始自周亮工，也不始自沈德符，如郎瑛《七修类稿》便说过：“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但谢无量《元代小说界之大文豪罗贯中》一文说：

“罗贯中，名本（字贯中）。其历史不甚可考。他的著作旧本有题庐陵罗本的，有题武林罗贯中的。大概庐陵是他的原籍，又生长或居住在杭州一带地方，自然是元朝的人，只有周亮工书影说他是洪武初人。”

谢氏既然说编著《三国志演义》的人是罗贯中，又说罗贯中编著了《水浒传》，而《三国志演义》半文半白，与《水浒传》的文字风格很不相同，这问题该当如何解释呢？他说：

“罗贯中作历史小说，大概是依朝代次序作的。或者先作三国志，次作隋唐、说唐等演义，最后才作水浒传。中间至少也相隔若干年。有人讲水浒传的文章比三国志好，……罗贯中的艺术是到晚年格外进步的”。

文字风格与时俱进，这自然不无道理，问题是当一个作家的文字风格形成之后，再变成另一种风格——比如从《三国志演义》变成《水浒传》那样，则是很难的。这就如同我们看鲁迅先生早期的《狂人日记》和看他晚期的杂文，怎么也看不出文字风格迥不相同一样。退一步说，就算谢无量先生其言中的罢，罗贯中是庐陵人或武林人，庐陵在今江西南部，武林即杭州在今浙江。一

个江西或浙江人，怎么能熟练地用青徐方言写他所不熟悉的淮朔好汉和齐鲁地方风物？文学创作源于生活，源于作者对生活的体验，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生于庐陵居于武林的罗氏得有淮朔风物、齐鲁语言的体验？谢无量先生也尝摘引《水浒传》文字与《三国志演义》相通处，以为两书作者一人的证据，而他所引《水浒传》三回铁匠店待诏“便是关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的话，恰可证明《水浒传》非出罗贯中手，因为罗氏《三国志演义》说关羽之刀“重八十二斤”。莫以为八十二与八十一仅是一斤之差，在极具关羽特征的兵器问题上，说八十二斤的人通常是不会说成八十一斤的，就如同已定张飞丈八蛇矛的同一作者，不会在另外的文字中写成“丈七”或“丈九”蛇矛之理同。

如此这般粗略地考察，我便不能不暗自里否定了《水浒传》出自郭勋幕士或庐陵罗贯中两说，但对于施耐庵是否即为七十余回本《水浒传》作者和施氏究系何方人氏，仍存一个迷团。因为自感无才早已不作文学艺术工作，便也无暇广读有关书志，这迷团便也仍然罩在心上。直到1956年买了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校订出版的《水浒》（七十一回本），其出版年月为1952年8月，出版者在说明中讲：

“《水浒》一书，过去相传是施耐庵的作品，但施耐庵的历史材料，人们所知甚少。因此，关于《水浒》的作者，是有不同看法的，甚至有人怀疑施耐庵是一个假名字。最近有人从江苏《兴化县续志·文苑》里找到他的墓志和传记。从这两个文献来看，施耐庵这个历史人物是完全无可怀疑的，而《水浒》是施耐庵的创作，也无可怀疑”。

原来，这问题早在几年前，因《兴化县志》提供的证据已经解决了，而我孤陋寡闻竟不知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我那疑窦顿开的欢愉之情就不用说了。兴化这地方，尽管在人文地理上更接近于齐鲁，而究竟不是山东。尽管《水浒》一书用了许多

青徐俗语方言，其作者究竟也不是山东夫子。我前述的那种错误印象，便也得到了澄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受命主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初名研究所），张君惠仁先我已在该院文学研究所（初名研究室）从事研究。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于文学一道三十余年不涉已属外行。只因为职责所系，为瞭解同事们的学术水平和专长，以便进行科研组织工作，不能不看包括文学所在在内的各所同事的学术论文和科研计划。因此陆续得以看到张惠仁君《施耐庵墓志的真伪问题》、《施彦端即施耐庵考论》、《评刘世德〈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诸文。得知施耐庵其人的问题，原来1952年以后还有争论，而我对张惠仁君的论辨十分欣赏。惠仁君给我印象是一位谦谦君子，常嗫嗫若不能言，而从这几篇论文来看，他学术功力和学风极佳。如他勇于坚持实事求是地探讨，不为所谓“多数”也不为名人所折，又能详慎辨证，以理据论事。如他用名讳学考释“施彦端便是施耐庵”，用輿地学考论兴化以至苏北旧多大泽，为施耐庵描述八百里梁山泊的模特，以兴化临近的盐城县志书关于卞元亨打虎，证施耐庵描摹武松打虎的生活依据，用墓志和史传材料证施耐庵与张士诚农民起义军的关系和他迁居钱塘的原因，以及读者将可看到的其他许多精到的辨议，我认为从考据学的角度看，都是不易之论。使我倍感兴趣的，是他论东都与兴化的关系、施耐庵书原名《江湖豪客传》及金圣叹未曾腰斩水浒传原书的问题。

本文开头已说，我对“东都施耐庵”之东都一地，几十年不得其解。惠仁君引《辞海》以南唐王朝称“吴旧都江都为东都”解之，顿释我疑。考兴化建县，始于北宋，先隶扬州，后隶高邮军，军废又隶扬州，及割扬州地置泰州，始改属泰州，而入元复隶高邮府而与府同隶扬州路。据欧阳修《新五代史》说，杨行密以江淮地方势力于唐龙纪元年受封吴王，“淮南江北皆属之”，

而以广陵（江都）为王京。传至杨隆演，建号称帝。又传而至于杨溥，为部将徐知诰所废。徐知诰为徐温养子，原姓李。及夺帝位改名李昇，自称为唐玄宗之子永王璘之后，因改国号曰唐，史称“南唐”移都金陵。欧阳修于此大书：南唐以“金陵为西都，广陵为东都”。

关于施氏之演梁山好汉，何以取《大雅·绵》之诗“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之“水浒”以为名，我也常思而不得解，及惠仁君考证题名原不作《水浒》而为《江湖豪客传》，始悟郎瑛《七修类稿》略称书名曰《宋江》而不谓《水浒传》的缘故。

张君惠仁论施耐庵《江湖豪客传》止于七十回左右，是令人信服而大有助于研究该书思想的。这书不但揭示了“民反”是因为“官逼”的社会生活的真实，而且揭示了“江湖豪客”对腐败和残暴的以宋王朝为模特的封建政府不妥协的精神。宋江在浔阳酒楼题壁诗中，既然公开表示了“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意旨，那又出于什么原因使他主动去求宋皇帝招安呢？这就是我一直怀疑那些受招安及其后为朝廷效命的后三十回情节，或竟是出自郭勋的幕士之手的道理。因为，如前所述，不加这三十回，郭勋必不肯也决不敢传刻这“诲盗”之书。金圣叹删除这些章回，应当说正是施耐庵书的功臣。

因为读张惠仁君之文，获得了诸多释疑的快意，故，当他结集出《水浒与施耐庵研究》的时候，嘱为作序，我便将自己受益的一些体会录以塞命。我非研究《水浒传》的专家，只能以一个读者的身份衡文记事，卑之无甚高论乃属当然之事。“治学不作媚时语，力寻真知启后人”，愿以此与惠仁君在不同的科研岗位上共勉之。

1988年2月5日于京华
古高粱河畔离休寓所

目 录

《水浒与施耐庵研究》序.....	冯其庸	(1)
读张君惠仁论施耐庵及其居里书.....	常 征	(5)

上 篇：怎 样 看《水 浒》

一、从鸟瞰《水浒》演变史谈到今天怎样评《水浒》.....	(1)
小引——一部众说纷纭的书.....	(1)
(一) 《水浒》内容的复杂性是怎样产生的.....	(3)
(1) 从口头传说到元杂剧“水浒戏”.....	(3)
(2) 元末明初施耐庵“集撰”的《水浒》原本 应非“百回本”.....	(8)
(3) 从朱元璋之孙朱有燬的“水浒样板戏”到有招 安内容的“百回本”等版本的出现.....	(12)
(4) 金圣叹“腰斩水浒”客观上做了一件好事,基 本上恢复了施耐庵原本的精华.....	(22)
(二) 《水浒》内容的复杂性、版本的多样性决定了《水 浒》评论史上的众说纷纭.....	(27)
(1) 《水浒》演变史上的三个里程碑及评论史上的 两种基本的“水浒观”.....	(27)